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译丛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研 究

Making Harvard Modern

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

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

(美) 莫顿·凯勒 菲利斯·凯勒 著
史静寰 钟周 赵琳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Making Harvard Modern
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

哈佛走向现代

美国大学的崛起

(美) 莫顿·凯勒 菲力斯·凯勒 著
史静寰 钟周 赵琳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授权出版
原书名 Making Harvard Modern: 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2-218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美)凯勒(Keller,M.), (美)凯勒(Keller,F.)著;史静寰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9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译丛·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ISBN 978-7-302-15826-4

I. 哈… II. ①凯… ②凯… ③史… III. 哈佛大学-学校教育-研究 IV. 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5427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装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230 印 张:48.5 插 页:2 字 数:587千字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60.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09655-01

总 序

在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的特性日益显现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对于个人及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由高等院校创造的知识的质量以及这些知识对经济的广泛应用性,对国家竞争力变得日益重要”;认识到“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自身越来越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①正因为此,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全面推动高校扩招、推进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迈进的同时,明确提出在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大学是一个具有坚固的民族根基的国际机构。”^②大学的发展“深受全球环境的影响”。阿特巴赫所说不但准确概括出大学的性质,也使我们清楚意识到现阶段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背景,并为自身的努力设立必要的国际参照物。

大学自中世纪在西欧出现以来,虽然历经历史的洗礼和社会变迁的冲击,但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基本功能和特性,特别是那些已演变成今天的研究型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存在于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在形态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其在探求、

^① 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社会特别工作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6、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第6—7页。

^② 菲利普·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2页。

传播和应用知识上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标准和影响力是共通的。因此,当我们说,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仅是为满足国家发展的一时之举,更不是简单地为一些大学打上“一流”的中国标记,它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发展具有了全球视野和发展目标上的国际坐标系。中国人要想真正办出为世人所认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大学,就不能幻想用中国象棋的规则下赢国际象棋。

严格说来,“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一个内涵清晰、有明确定义的学术概念,而是人们对一些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总体称谓。这种称谓的使用范围、标准不同,内在含义也往往带有使用者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因此,其语义和语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很难有纯粹客观意义上的标准。其实,社会上的多数人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而是由于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履行高等教育职能方面的出色业绩和贡献,出于希望更多总结其经验并运用于更多大学发展上的主观愿望。在这一点上,无论我们是用“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的称谓,不同提法在本质上并无明显不同。本套丛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

从西方国家的大学发展史来看,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许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特性不是外赋的,而是大学在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此,对世界一流大学总体性质的探讨必然要从揭示构成世界一流大学群体的不同大学的特性入手,要对这些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这使我们关注的问题由最初颇为抽象的“何为世界一流大学”,变为有具体对象的“这些大学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对后一问题的揭示与探讨正是我们编辑本套丛书的重要初衷之一。

世界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因各种原因而著名的大学,运用不同评价标准排列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数目也不少,但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那些走出象牙塔、真

实存在于生活中的现代大学;是直接用知识贡献社会、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从国别的角度来说,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已经形成国家优势的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尤其引人注目。因此,本套丛书首先推出 5 种关于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作品。以后我们会继续推出有关其他国家一流大学研究的著作,并且随着我国专家学者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深入,本译著丛书也将包括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高水平著作。

“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个性质和概念边界并不确定的群体,既有某些共性特征可以用群体白描的方式去表现,也有相当民族化、个性化的特点,需要放在特定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彰显。

本套丛书选择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描述、揭示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整体发展特点的学术著作,如《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Frank H. T. Rhodes, *The Creation of the Future—The Rol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是一部全面揭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其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著作。该书的作者曾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 18 年。他以自己在研究型大学从事管理工作的丰富经历和深刻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全面了解美国研究型大学内在特性的权威作品。本书一经出版就好评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在前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第二个千年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创造。”在谈到美国时,又明确指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作者运用丰富的例案及分析,分别从大学机构、专业化、本科及研究生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大学管理等不同方面论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功能发展,强调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特性。作者在充分肯定研究型大学对美国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对目前大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所遇到的挑战及未来发展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分析。作为结论,作者用 8 个特点来描述美国 21 世纪的新型大学:保持学术自

治、教师的独立性和学术自由,同时具有强有力的、公正的公共管理和果断负责的校长领导;不断得到私人支持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植根于本国而具有国际视野;学术上保持独立,同时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以学生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教育为中心、以研究为推动力;被先进的高科技武装,但对社区仍有依赖性;追求高质量和高效率;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这8个方面简洁、深刻地揭示出具有独特历史和丰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在现代社会由于环境、条件及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以及大学为应对这些挑战在性质、功能及履行使命的方式等方面做出的调整。作者形象地用“内在压力之间的动态平衡”来概括。总的说来,作者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未来发展态度乐观自信,他相信:“美国的大学需要改变,不是因为其虚弱,而是因为其强大。美国大学并没有‘处在麻烦中’,并不是在衰落。”对美国大学的改变“必须是谨慎而负责任的”。

第二类作品集中分析某一特定大学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创建冷战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转型》、《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令人骄傲的传统与充满挑战的未来:威斯康星大学150年》等。在后一类书中,我们选择的作品有别于一般校史研究,作者并不是事无巨细地全面讲述大学历史,而是集中分析这一大学在其发展的关键时期和阶段所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

《哈佛走向现代:美国大学的崛起》(Morton and Phyllis Keller, *Making Harvard Modern—The Rise of America's University*)将关注点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哈佛大学,作者作为哈佛学人,“将丰富的外界资源与具体充实的内部体验性知识结合在一起”,“从两个时间段来讲述哈佛机构性变革的故事”。第一阶段是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任期:1933—1953)和内森·玛什·普西(任期:1953—1971)担任校长期间,哈佛从一个“闲人雅客”型大学(brahmin university)转变成一所“精英”型大学

(meritocratic university); 学校创造了一种以国家和国际的学术名望作为判别标准的校园文化, 使大学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重要过渡。第二阶段由越南战争期间的校园骚乱至 20 世纪末, 学校一方面增加了公平性与多样性, 国际影响力有所扩大; 另一方面积极涉足商业投资, 办学基金大增, 官僚作风日盛, 作者形象地将这一阶段称为“世俗”型大学(worldly university)。作者并未简单化地对这种变化进行“是”与“非”的评价, 而是强调, 这是一本讲述哈佛现代化过程的书, 既有关于成就的故事, 也充满了批评与抱怨。作者希望“努力告知那些盲目崇拜者以及激烈批评者, 哈佛并不神秘, 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应该怎样来看它”。作者对这所大学的评价是: “最古老、最富有, 在美国大学中最有学术影响力”; 也正是因为这些品质, 公众对它的期望和要求就不同寻常。然而, 大学就如同血肉之躯, 总是难免病痛和不适; 即使财富和传统、智能和权力也不会保证它完全免疫于那些病痛和不适。总的说来, 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书, 既有琐碎枯燥的历史记录, 也有情节丰富的生活叙事, 还有深邃精致的理论分析, 更多时候作者是在不动声色的事件描述中, 表现出哈佛大学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复杂处境, 及处理不同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及组织特性。作者在结语中说得好: “哈佛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 “适应智力、社会和文化变化的能力是现代哈佛成功的主要源泉, 也是它的问题和不满的主要源泉”。作者以提出问题作为全书的结尾: “21 世纪的哈佛与 18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刚刚独立的美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无相像之处: 联邦主义问题。在一所巨大的国际性大学里, 如何实施中央管理当局的必要和合法的任务才不会危害到教员的教学和智力利益?” 关于加强现代大学的管理与保持学术自由的问题又何尝不是所有大学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呢?

《创建冷战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转型》(Rebecca S. Lowen, *Creat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nford*)

是一本跳出教育而从更广泛的角度谈论大学发展的书。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国际关系史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学者,这决定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冷战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现代大学走出象牙之塔,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学术界早已形成的共识,但像作者这样明确地将大学发展与国际政治局势、与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政策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将某所(私立)大学称为“冷战大学”的还并不多见。作者运用很多新材料、新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式,对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对这种背景下,政府和工业界通过资助的方式介入大学教育与科研的过程,以及这种资助和介入对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办学理念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不仅如此,作者还以斯坦福大学这一后起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为例,具体揭示大学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自身因素。在作者看来,大学并非完全被动地为外在环境与力量所左右,现代大学已经演变成由“工商业巨头”和“学问巨头”所管理的“法人实体”,“美国大学的领导者连同资助者和一些科学家共同在冷战大学的创建过程中施以重要影响。由于意识形态和大学自身利益的原因,他们支持和促进了那些获得大量资助的学科,并将知识的生产置于学生教育之上”。总之,这是一本在研究的视角、材料、思路和框架设计上很有新意的书。作者笔下的斯坦福大学“对有些人来说,是一所大学崛起为‘名校’(greatness)的传奇,是一群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管理者和科学家的贡献。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个衰落的故事,一个科学才能为战争国家所误导的故事,一个沦为军事—工业综合体附属品的‘名校’。但最好的理解也许应这样表述,它既不是跻身全国大学前列的传奇,也不是某种堕落的故事,而是大学的矛盾不断演化的历史”。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Henry Etzkowitz, MIT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2002)一书的作者是一位专门研究大学与企业关系的北欧学者。作者的专业素质和局外

人身份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了解麻省理工学院如何从一所赠地学院发展成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历程。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麻省理工学院“在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以及知识资本化的过程中,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这种模式,即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创业创新相结合,“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院界的榜样”。本书系统分析了创业型大学模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起源和发展,它向斯坦福大学的转移以及之后在整个学术界的传播。在作者眼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理念汇合了三种学院传统:一是欧洲集中于应用研究的多科性技术学院;二是如今被我们称作基础研究型大学;三是集研究、培训和服务于一体并且致力于农业创新,后来被称为“赠地”学院的美国新型大学。为了对这种创业型大学的生成及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作者不但对麻省理工学院不同发展时期的4个关键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还对学院在将研究、教学与创业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型师生关系、新型文化价值观及“大学—产业”、“大学—政府”的新型关系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坚信,“创业型大学在一个产业愈发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令人骄傲的传统与充满挑战的未来:威斯康星大学150年》(David Ward, Noel Radomski, Proud Traditions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Celebrates 150 Years)一书是为纪念威斯康星大学成立150周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威斯康星大学在20世纪初曾提出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为高等教育增加了社会服务的职能。这本由威斯康星大学校长主编,学校著名教授、学者著文集成的作品,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例,全面阐述了美国巨型、州立、研究型大学的性质与使命,而且对新时期大学遇到的内在与外在挑战、大学要保持领先地位所采取的战略对策进行了认真探讨。中国有句古语:“窥一斑而知全豹”,当我们阅读这本由身在同一学校,具有不同背景,根

据同一主题,运用不同视角的人写作的关于自己学校发展的书时,我们会深切感受到那种一流大学所具有的由丰富的个性所构成的多样性,在多样性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性,由共同性所孕育出的独特性。

世界一流大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可以说,世界上每一所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一流大学都是在充满挑战与未知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每一所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不断变革的世界中调整、发展、完善、创新自我的过程。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个艰苦,甚至漫长的过程。因为一流大学不仅仅是一套静止的指标体系,还是一个个充满活力与个性,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条件局限,在“神秘的学术天堂与相对现实的人间地狱”^①的角力中有智慧地运作,并撰写出自己的完整历史和传奇经历的教育机构。当人们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就而喝彩时,为世界一流大学今天的显赫地位而感慨时,为自己如何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而困惑时,让我们通过《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译著丛书所提供的窗口,走进世界一流大学自身的历史,走进其充满创业艰辛的真实经历,走进其发展与建设的精神世界,了解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真谛。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译著丛书编委会

2006年6月,清华园

^① 克拉克·科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王承绪译,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第5页。

前言

每年剑桥早春的时候,哈佛校园里一下子游人如织,来观光的家庭和旅行团多得就像随处可见的番红花。天气慢慢变暖,游人数目也在日渐增长。就这样年复一年,游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人们去哈佛参观也愈发像虔诚的香客去神殿朝圣。向导们会带他们到那些古老而熟悉的地方游览:

首先是约翰·哈佛(John Harvard)塑像。它在查尔斯·巴尔芬奇(Charles Bulfinch)设计的哈佛大学礼堂的前方,从高高的底座上俯视众人。游人们在这里听着那些似是而非的介绍:什么雕像一点也不像哈佛本人(约翰·哈佛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什么底座上那点可怜的说明都是错的(约翰·哈佛不是哈佛大学的创建者;哈佛本科生院始建于1636年,而不是1638年)。

接下来,游人们将绕着安静的老校区游览一番:在那里,众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建筑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环幕风景画。从美国独立以前修建的马萨诸塞、哈佛和霍利斯三个礼堂和霍尔登教堂开始,经过建国不久以后修建的斯托顿礼堂、霍尔沃西礼堂和哈佛大学礼堂,最后是据说更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萨尔礼堂、魏尔德礼堂、波尔斯顿礼堂、格雷斯礼堂和马休斯礼堂。

然后是邻近的新校区。有着厚重罗马风格的瓦登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占了很大的一片,在这里游人会听到关于年轻

的哈里·瓦登(Harry Widener)的支离破碎的故事：他少年老成，喜爱收集 1500 年以前的古版欧洲图书；哈里·瓦登在泰坦尼克号失事时不幸遇难，他的母亲捐赠了这座图书馆来纪念他。正对着瓦登图书馆的是宽敞的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一战中哈佛参战的阵亡者而修建的：凹进地面的底座周围是数量众多的木制圆柱，上面是一个古老的公理教堂式的尖顶：“所有的艾米丽·迪金森们(Emily Dickinson)都将上天堂，所有的梅伊·维斯特们(Mae West)都将下地狱。”再以后，就是著名的由玻璃花墙环绕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

哈佛老校区是美国建筑遗产中的重要部分。实际上，除弗吉尼亚大学以外，哈佛拥有比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的历史遗迹。在这片新大陆上，“最古老的”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标签，而哈佛就是最古老的大学。“最富有的”是另一个与哈佛有密切联系的形容词，在这个崇尚最高级的国家里，这个词也有它的魅力。我们还会说，哈佛是美国“最伟大”的大学——实际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当然这会引来更多的争论。但至少在大多数人看来，哈佛在大学的排名表上牢牢占据着头名的位置。

众多的参观者——他们中间包括满心憧憬的父母、随意而至的旅行者以及数量不断增多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哈佛趋之若鹜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哈佛是一所“元大学”，是世界高等学问和知识的宝库，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实力就从这些学问和知识而来。哈佛的学生和教师，无论是在公众眼里，还是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世界上最优秀的；20 世纪 50 年代，曾有一位校友认为，没有到过哈佛，就等于没有到过欧洲。在今天公众的心目中，哈佛的本科学院仍具有无穷魅力。毕竟，哈佛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DR)和约翰·肯尼迪(JFK)的母校。

事实上，哈佛的领先地位已经遭到其他大学的挑战：牛津和

剑桥是多年的老对手;19 世纪末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跃跃欲试;到了 20 世纪则有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气势汹汹。在 20 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先是媒体,然后是公众,曾一度以为耶鲁大学更体现了原型大学(prototypical college)的概念。到了 20 年代,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也获此殊荣。当然,从二战以后,在众多大学中,哈佛就一直稳居榜首了(虽然斯坦福大学一直紧跟在后)。1958 年,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在美国馆参观的人们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您打算将您的孩子送到哪里上大学?”有超过 3.2 万人选择了哈佛。麻省理工学院(MIT)票数不及哈佛一半,排在第二;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这在哈佛人看来理应如此)。

曼肯(H. L. Mencken)对哈佛的地位有他自己的理解。1937 年他在给出版商阿尔弗雷德·诺波夫的儿子选择大学时建议道:

我想,你在耶鲁可能会比在普林斯顿过得更有滋味一点儿。但是要是我的话,我会选哈佛。我并不认为哈佛比那两所大学更加优秀,但好像美国人对哈佛的评价要高一些。如果我有儿子,我会带他到哈佛,把他拴在校园泵上,直到有一天他学会了优雅的哈佛口音为止。在这个伟大的自由国家,这可是件值得花钱的事情。

无论是哈佛的崇拜者还是批评者,有一点是共同的: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哈佛的历史、财富以及它在美国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卓越地位。哈佛是不是真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有巨大力量(好的或者坏的)无从评测。不管怎样,那不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在本书中想为哈佛、也为任何一所美国当代著名大学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深入探究在 20 世纪后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哈佛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史。

哈佛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所大学无可争议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图书馆，并且对美国的学术和社会生活有着最深刻的影响。我们又该怎样向公众讲述一个如此具体而又复杂的机构所经历的故事？我们不想假装研究现代哈佛的每一个方面：学术和科学探索的神秘过程、那些令学生兴奋或者失望的课程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在任何机构都占很大一块的复杂人事关系等等，这些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也不想努力回顾哈佛的教师在学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或是他们的学生在公共和个人生活中的卓越表现。诚然，这些都是丰富而感人的故事，不过，它们更适合放在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科学和政治生活的历史中去研究，而不是在探索哈佛本身的发展中。

即使不谈上述内容，哈佛还有许多可以谈论的话题。哈佛的历史引人遐想，令人着迷。而且它的历史记述极其完整：这可能是哈佛人自我关注的一个表现。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中有很大部分来自该大学丰富的档案资源以及与数十位哈佛人的直接访谈。我们中的一员（费里斯·凯勒，Phyllis Keller）还曾经在1973年至1997年间担任过哈佛的管理人员，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将丰富的外界资源与具体充实的内部体验性知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将要分两个时间段来讲述哈佛机构性变革的故事。第一个阶段是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任期：1933—1953）和内森·玛什·普西（任期：1953—1971）担任校长期间。在此期间，哈佛从一个“闲人雅客”型大学（brahmin university）——其时它地域狭窄、从属于教区，为波士顿的精英阶层所控制，拒绝向犹太人和妇女颁发学位，并且不愿接受学术标准上的新发展——转变成了一所“精英化”大学（meritocratic university）：主要以学术声誉挑选教师，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录取新生，并且创造了一种以国家和国际的学术名望作为所有事务判别标准的校园文化。

哈佛现代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校园骚乱之后。这次变革带来一种新的学校文化,并且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渐渐在这所精英化大学里占据统治地位(虽然很难取代原来的文化)。我们称目前的哈佛为“世俗化”大学(worldly university),其含义是指哈佛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人种和性别多样性的追求、科学家越来越多的涉足商业投资、学生和教师热衷于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官僚作风日盛、基金收入不断增加和日益滋长的自大情绪——哈佛在为世界服务。这种学术文化上的变化在德里克·博克担任校长期间(1971—1991)日益显著,到博克的继承者陆登庭在任时(1991—2000)达到完全成熟。

简而言之,这是一本讲述哈佛现代化过程的书,是关于成就的故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哈佛都是现代美国史上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但同样也是一个充满了不满的过程。这些不满不仅包括那些保守的校友对激进的哈佛人的不满,或者是激进的哈佛人对保守主义的埋怨,也包括那些冷言嘲讽和不公判断、那些未能满足的希望和难以预料的事件,那些烦扰着这个规模庞大、雄心勃勃的大学的琐碎小事。我们努力告知那些盲目崇拜者以及激烈批评者,哈佛并不神秘,它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应该怎样来看它:最古老、最富有、在美国大学中最有学术影响力;也正是因为这些品质,公众对它的期望和要求就不同寻常。然而,大学就如同血肉之躯,总是难免病痛和不适;即使财富和传统、智慧和权力也不能保证它免受那些病痛和不适的侵扰。

致 谢

在这里我要向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埃弗雷特·门德尔森 (Everett Mendelsohn) 教授表示感谢, 此研究的最初灵感来源于他的暑期研讨班。同时我也要向已故的爱德华 (Edward Shil) 教授致以深切的谢意, 感谢他鼓励我对创业型科学的研究, 并且引导我在 *Minerva* 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该课题的文章。另外感谢罗伯特·K. 默顿 (Robert K. Merton) 教授和哈里特·朱可曼 (Harriet Zuckerman) 教授, 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社会学研讨班给我提供了检验自己想法的讲堂。

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档案馆人员提供的资料, 以及两所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采访。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以及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 (Andrew Mellon Foundation) 的经济支持。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拉罗谢尔·霍兰德 (Rochell Hollander) 女士长期以来对本项目的关注表示特别的感谢。

2001 年 11 月 14 日

于美国纽约